

十二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二

啓

賀李右丞啓

法龍溪

甲集

伏審恭被策書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
 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特生恭以其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
 武弛張之樞要獨運宵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
 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
 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存
 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鏡血書詞銷大變於胚胎
 轉危機於呼吸洎干戈之指闕授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
 吞異類虜輒請盟身雖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旣名高而衆媚
 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免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而見國
 人荐經艱難益見奇備方主上清明之今日實邦家希濶之昌期欲衆

賢同建於事功非雅望孰為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岩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寐之調用副華夷之望陳定宇曰李公忠文武碩德餘材靖康之難極力扶持建不期而集闕下者數萬未幾有此除淨溪以啓賀之事詞俱妙

徽州到任謝執政啓

汪龍溪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愧甚蓋念其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取圖三錫之餘乃假一麾之便遵途浹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憫然曷為臻此惟蟠木離奇之爲器有大鈞坎軋以無垠茲益伏遇某官問世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遂遐職爰力挽於江湖俾再

歸於民社尋童子釣遊之處雖就榛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鑑寐幸士思之粗慰官民獲之深求其敢不專務撫循仰分憂顧襄惟問俗始榮衣錦之歸上印還家終異揮金之樂黃氏東發曰城郭交游

賀韓樞密啓

汪龍溪

伏審光膺詔冊進步機廷既廊廟之得人知朝廷之能國恭以其官清名籍甚雅望歸然四世五公門闕獨高於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於國家編揚清近之班深結聖神之眷細翔滋久僉屬贊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興難稽經濟况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東求其蚤辱誤知欣聞休命屬拘縲於印絃阻趨造於門墻暑令清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張韓岳三帥加樞密使副啓

汪龍溪

伏審誕告明廷延登近弼運籌夾勝久分疆場之憂當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共以其官稟霜旌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

才之寄積旂常鼎彝之勳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
急親煩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馮凌之寇安兩淮震擾
之民累歲賢勞蟻封幾生於甲冑一朝醜賞貂蟬果出於坭釜其早托
餘光欣聞異數偶左符之拘綴阻東閣之進趨暑氣方新政塗多暇莫
慎寢養之節用承流辰之休祿惟汪公蟻封蟬一聯人亟稱之

賀毛察院啓

汪龍溪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知方深有識相
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爲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已志爲光亨之時然下
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
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
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
下性合天道材周世濟經術自爲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有輩上
一時爭慕於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歎息起自江湖之遠歸

從鶴鷺之游廣廷纔望於清光即日立登於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
宵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救風俗之頹靡當令藜藿之
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張膽明目於數步之間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
雖行藏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褻嘉別躋禁近某離群甫爾
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晚臺綱靖深願爲清
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復待制謝宰執啓

程北山

毀瓦畫墁久竊真祠之祿簪筆持橐再塵法從之班誤膺綸綍之恩仰
愧錡鎔之賜伏念某生而孤寒老益鈍頑操心也危每謹樞機之發臨
事而懼不踰繩墨之間洎忝備於論思益勉圖於報塞斷斷之愚曷有
區區之意已踈省外空山驚五年於過隙噓枯寒谷與萬木以皆春怵
惕靡寧悒悒有在此蓋伏遇僕射相公忠嘉致主勳略濟時八柄詔王
畢協至公之道百工熙績率由亮采之功既樂善以達人每弃瑕而觀

過致茲拙躄亦預甄收病馬已疲豈有騰驥之意老樗無用庶全擁腫之生過此已還未知所指

賀程待制邁知温州啓

朱獻靖公

伏審甫趨召節亟拜綸恩延對西清雖渴嘉猷之告偃藩東道重違榮養之求諒惟物望之僉詣豈獨私悰之欣屬恭惟某官材高國棟望重耆英踐履純明凜奉身之一節風猷強濟歷盡瘁之百為越從記注之嚴出總委輸之寄被恩言於三錫素簡清衷席峻望以九遷待周華貫巧便親輿之養就分帥閩之符倅狂寇之鯨鯢出遺民於塗炭果膺號召益見推明陟降殊庭副及席輟食之歎藩宣外服有擊鮮戲綵之歡度少惕於名邦即進嬰於密務某門闌下列鄉鄙晚生齷齪不謀了無心於經世斗升自役方苟祿以逮親誤蒙收錄之恩因有攀緣之意陰虬自躍儻密會於風雲朽木難彫或蒸成於芝菌永言欣懌莫罄敷宣

與趙經幹啓

汪文定公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於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絃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於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置之幕下今豈待於先容姑籍佐戎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應辰去德云久竊祿于茲將承警效之音更託旃幪之庇其爲忻抃豈易敷陳

與李提刑啓

汪文定公

伏審欽奉詔書浚持憲節先聲云泊輿論文欣恭惟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彌芳棠棣之萼粲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呈青毡而乃類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徧歷於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於要路矧茲夔峽亦辱使軺庶獄糾紛辛平反之無害疲民凋瘵賴振卹之有方苟種德之可爲豈屈身之足問顧惟懶拙久幸依承茲復同寅庶幾蒙益枉誨音之良厚知眷意之特隆感愧之懷敷陳罔旣

上虞宣撫元文啓

汪文定公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
瞻宵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闕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
仁爲救物之勇我戰則克蓋傳心於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於天理經
畫世故調肺政幾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遄歸
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理當宁太息命公往登靡憚暑行之勤以
寬盱食之慮制勝堂上即坐收於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於盛事益沛
爲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某拙疎無庸知照有素免於罪戾悉繫庇冒
之然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爲欣抃實倍等夷

還鄉謝人惠書啓

朱文公

遠勤車蓋已欣獲奉於清標寵被函書復喜與聞於雅趣第慙衰陋莫
稱揄揚雖請誦其所聞蓋嘗自竭尚敬脩其可願式副深期過是以還
未不知所報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吳文肅公

光膺策命進長樞臣兼太公九霸之征督安石諸軍之事士氣百倍輿
論一新某官命世奇才應期碩輔畫護諸將威名素震於華夷再造皇
家動烈獨高於今古屬太上兼南北之愛而宗臣更內外之除二紀山
林益係四方之望同時將相獨遺一老之尊蓋天心有悔禍之期留人
傑爲興王之用果亟還於湖海畀專付於江淮人心恃爲長城國勢重
於大呂將成功於不世復出命於非常會群后以徂征當無待七旬之
格至太原而薄伐期立成六月之功某頃守留司深虞邊境頗豐府庫
以備師徒逮茲幕府之開乃在海隅之遠莫預功名之會徒深傾屬之
私羽檄交馳籌帷良勩願謹饗飧之節永孚家國之休

與桂帥張南軒先生啓

吳文肅公

大纛高牙想制閩威容之盛屬韃戎服望轅門兵衛之嚴欣悻交懷夙
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賛于伊陟在

賢者識其大者孔子傳之孟軻凡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餘
事用能弘濟於艱難之日而雍容於進退之間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懷之略兵
民須鎮撫之宜官守恃遠而或媮邊防循習而或弛久資輿望肅付戎
昭宅南交秩南訛姑重羲和之命覺斯民以斯道况當堯舜之時我公
其歸天子有詔某州縣下列庠序陳人章句誦習之雖勤塵埃奔走之
亦久退不能爲一身之計進不能取當世之資嗟壯志之幾何已隣襄
境抗塵容之若此敢意榮途顧以罪戾之餘宜置蠻荒之表故雖遠戍
敢嘆遐遺不圖流落之餘獲託照臨之下以身受察引領自歸雖仰視
墮水之爲不堪上驚幸南飛遶樹之鵲未嘆無枝

謝洪徽州迺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吳文肅公

木鐸振文已新群聽銀鈞備法更偉遐觀凡與承學之流實佩宣風之
賜切以十室之間必有學蓋黨庠序之遺凡學之立皆可書實魯頌

類宮之意苟學之不講則德之不脩而言之不文亦行之不遠惟休寧
右儒之化自穎川蒞仕之初載新學學之早用振文風之陋衡湘爲進
士皆以子厚爲師齊魯言春秋悉本胡毋之說積二紀漸磨之久號一
時人物之蕃伐石治金未有無窮之託思人愛樹空懷勿剪之心豈期
名世之賢乃假陋邦之守爰掘衣而願紀家泚筆以頌成炳若丹青旣
不渝於悠久馮之琬琰當有補於將來茲蓋某官道德高古人言語妙
天下聲蜚實茂豈碌碌瑣瑣餘子之爲事信辭嚴得是是非非聖人之
意坐令窮僻寶此瑰奇奉以周旋敢怠書紳之戒更相告語庶消弭筆
之風

謝辛大卿 勿安啓

羅鄂州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恩列郡亦旣懷章退省辱庸惟深盛荷伏念某
頃爲別駕得近行臺表於屬吏之中期以古人之事萬乘之器乃取蟠
木以爲容千石之鍾至爲寸筵而發響音遂關淵聽旋被明揚揆以生平

知我莫如於鮑子聞之道路逢人更說於項斯意朝廷諸公之賢多門
墻一日之雅儻非憑藉習有超踰茲蓋伏遇某官文武兼資公忠自許
曾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見輒開心不假越起躡嚙之請稱
之極口率皆沈著痛快之詞褒衮甚榮夢乃既叶季布河東之召譽偶
出於一人袁安楚郡之除選第因於三府至如羈迹全賴公言慙非共
理之良曷稱同升之誼某敢不勤宣上意毋負已知薦長史而稱宰相
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衆人之報人謂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

回通判劉寺簿于澄啓

羅鄂州

登門甚寵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鼎來首見故人之姓字况以一時之
雅望攝行千里之化權方託交承預深欣抃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
本原表喬木於百年善遵故物器蟠木於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說於詩
書遂入司於禮樂茲屈題輿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爲力求
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北足以行儻非其人恐孤此意顧歷官何算執事

所知屬恭對於天顏荷晉遷於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
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誦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
間况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誨小效施爲益招耒耜之民庶當有補稍
弛錐刀之利茲固無難歲序嶢嶢風威栗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詣請益
之私贊詠之悰敷宣罔既

登第後謝舅汪公仲和啓

王雙溪

纔知丁字詎能起於儒家濫玷乙科實借輝於母黨采及造門而謝遽
屢飛翰之須靖言思之得罪多矣重念炎天資陋甚生計蕭然無負郭
五十畝之收烏能糊口雖插架三萬軸之富何足謀身自傷優蹇之蹤
敢有飛鳴之望偶緣天幸獲廁時髦茲蓋伏遇舅長學探根源識精藻
鑑謂生子必過其父固誤深知然非舅安有此甥亦由餘庇炎敢不銘
心自勵街德無忘題進士科名已覺僥榮於此日成外家宅相敢期振
跡於他時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張帥撰除直閣謝宰執啓

朱默齋

邊庭息警曾微服遠之功內閣陞華亟被陟明之典辭榮靡獲拜命自
慚顧惟叨忝之優知有遭逢之幸伏念其材拘近用識昧通方偶際遇
於明時荐馳驅於煩使乘輅而逾五嶺昌著能名授鉞而總十連復叨
重寄蓋自虎符之始合遽聞羽檄之交馳潢池弄兵青海傳箭雖守邊
光譽之有自而制閫任責以何辭龔之以誅討之威開之以懷徠之意
粗能集事苟道之與溫綸顯播于漢庭異寵就加于堯閣循墻退避莫
回天聽之高望闕祗承未覺日邊之遠靖言僥冒端有夤緣茲蓋恭遇
其官公議權衡盛時冠冕振平章之道治具畢張居董正之司人材允
賴致斯茂渥下逮微勞某敢不仰戴恩榮力圖報效撫綏殊俗毋求赫
赫之功告語後人尚守平平之策

上刑部李尚書啓

朱默齋

召以十行躋于八座元戎治最久說禮樂而崇詩書司寇位尊乃詰姦

慝而刑暴亂正人呂要善類交欣恭惟其官偉識際天宏猷經世材雄
梁棟克勝任於明堂器重璠璣雅凝珎於清廟卓由人望親結主知獻
納於日月之間持荷地禁步武於星辰之上聽履班高自分帥閫之嚴
兼領制垣之重雅歌投壺折衝萬里綸巾羽扇指麾三軍上促衮衣之
歸公秉介圭之觀從容賜對密勿告猷擇乎人材景周公之立政張其
綱紀契揚子之法言見幾察微而消患於未形深防預備而保治於已
定此皆濟時之上計無非愛君之至言猶北斗之在天既司喉舌之要
率東方而居左即拜股肱之良顯冊非賡奮庸可必伏念其黥山窮學
壁水陳人兩舉而玷儒科粗償力學之苦六考之爲邑掾苟道曠官之
虞曩以一介而負承嘗叨二天之巨庇與義激於告行之際賜谷孔於
報書之間采感隆私敢忘言義藎獲於盛事喜倍切於卑踪拾級西
階阻莫陪於簪履負格東閣願終託於陶鈞頌詠惟深敷宣曷既

與錢教授啓

朱默齋

振藻上庠舊識文章之宗伯哦松下邑逢賢道之師儒同舍之不
遺幸為寮之有託將獲文席敢貢尺楮恭惟教授中大學探藝源行高
人表瓌詞華國鏘擲地之金聲清節冠倫聳然天之黛色早蜚英於學
省魏擢第於宸廷來游鶴墨之邦姑庇鱣堂之教青芹在泮豈久駐於
談經紅藥翻皆即迅登於掌誥其迂疎末學蹭蹬崎人予不負丞而丞
負予以為不勝其任也我匪求家而蒙求我方就有道而正焉祈禱之
私數偷莫罄

賀趙徽州啓

程端明

曉朝丹旛雲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近望旌旗之影方念拂縑而自贊
顧蒙斐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寧免負芒之愧某官家承懿學天子
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是用發揮於事業卓膺妙簡亟濬周行雞舌含
香僉共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為州惟是新安今為屏輔洞深
雲紫昔賢嘗慕於空仙人粹煙青近歲不知其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

興來暮之歌今者十日開牙諷宸布政浴光拖練頓清山外之溪喜
映人更好城頭之柳某無從望履徒切搔旌與田野之氓雖切傾於善
狀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既

回五城黃制幹雷利賀生啓

程文清公

尋盟洛社鷺蓬門六矢之垂寄興鄢歌香梅驪一枝之貺如咸之感佩
謙之光恭惟某官羅星斗曾挾雲漢手非絲非竹宛然五十絃之鏘如
松如椿侈以八千歲之祝揆情則過仍意良勤屢約一筵莫敢黃絹幼
婦之作珍歲十襲頓增白髮老人之華

周禮得舉謝啓

方秋崖

聖天子新治平之政飭士習者再三鄉大夫登賢能之書推禮經於第
一凜有虛前之愧喜無牛後之嘲何德堪之為幸多矣試嘗謂士生堯
舜之世誰不欲身致是董之科矧惟琴瑟之更張豈復笙芋之雜襲風
飛雷厲漢札十行地關天開唐文一變乃酌計偕之願聿回儒學之心

千然而來卓卓其傑績共逐中原之鹿人人自謂得之至獨爲前列之
難區區祇有懶耳顧如某者僅若而人結髮從諸公遊切致太平之興
未書有四方之志願爲君子之儒雖極知文舉之才疎未易詆洛陽之
年少一燈夜雪兩戰秋風思昔故家起魚龍而洗日繁我季父猶鷓鴣
之在天象爭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之不絕賈子餘勇與衆先登孰云
揚糝之前或歎穿楊之巧邑有故事人多誦言謂疇昔當甲午之元掌
魁北斗以春秋無已亥之謀過冠南宮意其氣數之循環有此功名之
故的茲蓋伏遇某官蜀文翁之教化今韓愈之聲光扶雲漢分天章函
浸詩書之澤呈琅玕叫閭闔濃薰翰墨之香言觀才屈宋而道義皇將
使家臯變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治之朝有嘉燕疑不知螽
躍迄致遼東之獻亦或葦葦之群某敢不連拔茅之任乘破竹之勢鳥
之鷺累百數而不如鷗已先鳴伏之卑鯤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適借
乘風之便丹衷所屬足實矣

代賀袁大監

方秋崖

發綸函晉陞繕監帝曰茲惟師匠入納金匱之書時則有若儒
玉輝之對夫以海內寡二之學蚤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
池編以爲晚五工之居雉正其謂斯何獨喜端人之登可爲清朝而
恭惟某官緒守挈齋之訓親得慈湖之傳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
求於紙上所謂道非堯舜之道不以陳於王前方其發諸詞章初無意
於科目九萬里而風在下奚計脩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出用
由已溺飢由已飢駐車而談聖經仁者謂仁智者謂智洪惟箕翼之魁
宿端是青齊之福星蓋其所懷之春或者不言而化人皆憚汲黯此聲
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萬世卿其
襲六爲七作宋一經不然營繕之勞曷究彌綸之蘊某不量其贛敢誦
所聞竊惟古之共工皆有關於世變如制度之先樸將風俗之再淳作

大匠箴而獻諸朝尚何容喙讀梓人傳而知爲相所願留情

代賀趙大資奏啓

方秋崖

恭審誕播制函峻班書殿真儒無敵於天下帝其寬北顧之憂此虜已
在吾目中時則有東歸之喜於皇王佐允穆宗工恭惟其官識際天人
勳在社稷蜚聲輟輟於五緯有管夷吾則何患爲著書羽翼乎六經皆
孔安國所未到者惟其平生不爲紙上之學以故倉卒能吐胸中之奇
屬犬羊之不天鼓鞮而歸我方爲宗國無窮之計盡復寧人有指之疆誓將
者聊城不遺鏃而歸我方爲宗國無窮之計盡復寧人有指之疆誓將
挽九河以洗氛埃詎曰畫一江而限夷夏皇靈斯赫儒效豈虛言觀時
昔之所成矣至今日而未相擊股肱之寄在忠力當據坐論之謨然道
德之威成安強正賴折衝之略特異優崇之典陞華禁遠之庭增重麟
符賦儀鵬閣詞掖下絲綸之制蓋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太常兼鍾鼎
之銘其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丕視功載厥有靈靈夏未服而韓相

行共倚瑞戈之重具州旣平而潞公入端觀几歸之還恭嘉與斯人
時偉績歲在盟府夫誰曰彭越之同功訊之司宗抑豈比汾陽之異姓
式後介圭之覲具隆巖石之瞻聞邊吏之戒殘胡洗甲兵而不用謂中
國之相司馬讀制冊而可知仰斗之私與江俱下

代賀高運使啓

方秋崖

伏審輟自鷓鴣誕分虎節引星辰於碧落有開蜀道之天將禮樂之皇
華不遠長安之日竊窺帝意深有廟謨若曰當守思古名臣其維武侯
爲時王佐每讀出師之表無慙伊訓之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
可收而兩立草廬所蘊竹簡莫傳蓋卧龍之蟄匪徒然繫流馬之運其
小者乃睠西土而凜有遺跡寬予北顧者詎無若人幸今天道之好還
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扼亢而拊其背已焚老上之庭恨不食肉而寢
其皮爰戮防風之骨然亡胡之未幾方隣軼之可憂誠竊以唐書與五
代史而攷之其見於中國亦三百年而餘矣旣犬羊之相啗會蛇豕之

無厭如使狂嘯於封域之間奚啻軒睡於卧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
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之縱無百參而何缺若然則朝家之委寄
夫豈惟使者之將輸聞之縉紳偉哉綸綍恭惟某官道山蓬萊之胸次
楚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閭闔而呈琅玕信已躋崑崙而餐沆瀣迺煩
視草出董飛芻意者復周土宇而興六月之師其必張漢天聲而決千
里之勝飽吾貔虎取彼鯨鯢折尺箠而笞之不留賊以遺君父無隻輪
之返者迄安邊而立功名使鼎湖弓劍之藏與渭上衣冠之廟王氣開
而天地闢妖氛掃而河洛清則多多益辦之勛皆陳陳相因之助以使
誦言乎諸葛不復比數於蕭何某布所聞匪爲之佞逢此盛舉未嘗不
歎曰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將亦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抵掌而
談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頌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二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三

甲集

啓

代謝陞啓

方秋崖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衮褒其寵不圖今日復
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歎人情之瀾倒一鷗挾兔則必于公帝城
之書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
是非惟視緘滕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奸惡難絕締袍之故人知幾
之官旁乏蚍蜉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儻然取之猗
歟盛矣顧其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以游未甘爲俗吏之事簿書
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
何材譖而有聲稱豈聞堂下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刻馳雄墨紳佩雖黃
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鯉鵬化是爲運海於一飛此
蓋恭遇某官如古人之特達而急於賢儔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耻有

肩而進者寧取呂醫山人以爲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讓書信而後
予恭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作佳
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爲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啓

方秋崖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爲壑不虞按吏之遙脫非覆幬以如天
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
汲黯之妄發不能爲性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奇未嘗以屈辱而遠
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竿獨寧得罪高明平生所爲每
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雁澤之重湖飛揚舳艫惟鍾舟之湊集
隳突闖闖甚群盜之敵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爲太
息莫敢孰何豈圖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補
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鯨鱗而號狐狸獨有
廣之網稍敢據康廬之石聞薄人於險竟致漂而顛天何辜有來

然則爲之長者得不追而杖之夫奚桀黠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
怒冠雖赦不以首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所謂之
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勃奏之章重費拜包之度此蓋伏遇某官
以皇極容受以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志効此
鄰邦効彼朝士及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爾之意
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
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其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縱方定若曰統
臨之部本無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旣江東可則福建
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何筭何筭爾牧來思孰
與山林之密敢因推謝併以懇祈按湖廣綱卒過南康肆居民公榜
易郡然南康不諱湖
關實似道之橫云

謝吳侍郎舉著述科啓

江山泉

持囊簪筆薦揚匪輕弄翰操觚典麗過許不由媒介之請可謂特達之
知嘗聞春秋褒貶之公定於一字游夏文學之取列在四科蓋簡厥修
簡厥不修者激勸之微機而觀所主觀所爲主者考覈之要法揆以宗
臣十科之建參諸冢宰八柄之司雖索駁未必按圖然存羊尚能愛禮
况夫著述至重尤非踈淺所宜必有本本原殫洽之會始擅表表偉
偉雄巨之手傳作毛穎齋議類俳經續孔麟或譏失僭顧惟庸妄爲副
品題伏念其出言無甘刻志徒苦習場屋之破碎安得風行之連漪事
筆硯之雕鏤頗識霜降之涯涘每歎嗽芳無潤幾回結柳送窮間於飲
墨之餘嘗效抽黃之對自慚駝駝竊鄙喧啾過蒙蒸菌以出芝陸覺引
蘿而附栢以端疑而旌其資稟以敏瞻而勵其詞章調八音於啞鍾繁
八珍於陋簋若爲稱塞但切凌兢此蓋恭遇某官秀孕于台望高乎斗
論思密勿龍墀引聽履之星師表尊嚴鶴禁導重離之日爲善類立繩
準爲人材開鑪錘雅在接茅遂叨采菲某敢不激昂自力增益未能仰

佩淑私猶文章之小技俯殫警報守節詎之大閑敢倚之枕鋪茶其槩

與曹徽州啓

許山屋

趣裝曹參已歌來暮受屢許子敢缺恭先云旣激西江以蘇涸轍之鱗
盍運南溟以展垂天之翼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止時行莫之致
而致莫之爲而爲有義有命丹墀眷澤推閣任隆親水地之侯仍木天
之閣以昔繡衣之霜凜爲今皂蓋之春溫惟花屏山練帶水之奇適焚
林田竭澤漁之後欲回生意必得真廉彼貴職之御囊帛匱金而已矣
此名世之士淵珠山玉如是哉歡迎西嶼之儒英快覩東嘉之文獻唐
之壯郡今則漏卮守令牧民不損猶應言損水旱仍歲有聞更不以聞
旣無思溺猶已之心安得遺利在民之意傳舍而又傳舍富州那復富
州近因三準金銀之關殊覺十室繭絲之苦折帛久例忽增一斤茶租
鑿空驟盈五百他可以類推矣其何以堪此哉拯溺救焚帝遣慈祥之
父母興滯補弊公行寬大之詔書民其瘼乎人所欲也因念歛黥之地

舊爲財利之區近觀婺女之范公遠考盤洲之文惠凡而相業一自吾
州典舉今年尚憶細侯之竹馬運籌他日却觀諸葛之木牛駕孰路之
輕車添新安之故事其三秋蕭葛千里嬋娟風緊西淮交承托雲仍之
久地寒東野覆庇謝天幸之多

補中謝魏守克愚啓一

汪常簿

伏以侯邦貢士莫能決勝於蘭宮帝學儲賢偶獲叨升於槐市雖抱中
眉之愧幸乘奮翼之機復取青檀咸由洪造切謂成均才之固擯其秀
而藝其苗君子邦之基南有杞而北有李是以累朝之化迭崇造士之
科或頒湖學教條或立辟雍選法奎書灑聖賢之贊珉刻昭垂王綸演
忠孝之言玉音誕布栽培有道潤澤無窮學校自數年來議論爲一時
重排雲閣蓋爭臺諫之是非披腹琅玕與廟堂之可否恢恢公道凜凜
清飈蓋禮義廉耻之維既張而德行道藝之教素熟不負所學是隱然
有益於邦家所好非名豈敢爾爭雄於祿仕必有囊中之穎方堪館下

之生如其者材劣穿楊命窮嗜歎世系分龍溪之派素親經訓以嘗嘗
會嚴君登虎榜之名亦由賢關而紆簪笏慨念箕裘末緒益研屋壁遺
編幸因二千石之作成遂偕十五名而充賦固冀其大者徒嗟竿瑟
之非抑又思其次焉自嘆蓬鹽之分眷此日園橋之試惟吾邦中之之
多敬義交持雖淵源於朱子詩書宗主端倚仗於黃堂恭惟某官其秀
毓岷峨清涵江漢鶴山正印接周程諸老之傳龍首名家有是董公孫
之對聲猷藉其地望巍然白水黃山暫屈堯階之步武朱轡皂蓋首當
魯泮之涵容聚五魁於奎宿之臨揭一邦爲天下之最肆令魯鈍兩入
鈞陶某敢不乘此梯階益加砥礪鞭爲爲驥附鳳攀龍圈守約之紅喜
見父名而起敬解校優之褐願沾師訓以成功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子

江雪江

言念申泮水之頌夙列諸生誦幽風之詩冒魁多士過屢拂拭自愧荒
唐伏念某簪紱家聲蓄會經訓匪有江淹之筆夢幼稍異於群兒濫入

許劭之鄉評長獲承於諸老遂滋狂妄輒昧揣量凝守壁中科斗之書
期對殿上龍蛇之影僅有一籌之失嘗射目而中其眉謂收再戰之功
將抗吭而奪之氣事出不料機每難逢蒼狗浮雲斯須改變黃雞白日
荏苒推遷倏過強仕之年竟入無聞之境抱遺經而浩嘆撫流運以興
悲承家箕裘與世竿瑟舊傳不龜之藥期以取封今擅屠龍之能竟成
無用未甘終棄猶復沉思嘗聞前太史之官奏奎星陷二十年而不見
自信吾夫子如皦日歷千萬世而常明誕告萬方飛龍利見思皇多士
屈變求伸方快大旱之霓之心又作密雲不雨之嘆政懷抑鬱乃值作
興突入詞鋒筆陣之場巨勝仗癢喚回桂花桃浪之夢又覺情傷然成
吾黨小子之斐然亦事是邦大夫之賢者茲藝蒸遇其官地靈佳麗天
產英豪倚寓芝山屈臨星渚有宋處士仲光之清德追漢宰相弱翁之
風猷彈單父之琴宣流德化興文翁之學主領儒宗化洽一同政成三
異由知兵而知國因鑄金以鑄人久矣花城植盈門之桃李茲焉藥龍

求賢國之參於弊帚而享以千金使駑馬而價增十倍驚人盛事咸
觀於鴈行及我嘉賓拜羨受徒之馬帳雖云畫地爲餽不可療飢
亦是空谷聞音孰能無喜其敢不益加淬礪無負甄陶江摠妙文章既
幸受知於今日魏徵勸仁義尚備選舉於他時

迂鄧僉事文原啓

江雪缸

言念月令云夏錄斷簿囚刑官爲秋潛消酷暑恭聞叱馭敬迂鳴騶伏
惟繡使相公先生產自蜀珍傳於曼系高才碩學昭代宗師欲廣厦屋
而寒士大庇以歡顏儒臺出典說古戰場而日色不迷於過眼文陣縱
觀矧思河洛之水功聖朝新崇於廟貌而續岫嶺之碑字明公獨被於
綸言上已識爲行之秘書人亦望其坐而論道必居清切不負文章是
何露冕以行春尚未結約而侍禁爲憲有節操忠信而稱長者亦彪爲
聰明康強以號老成夙有家聲允提邦憲故舉平反之責爰屬慈惠之
師已見澄清晏若全閩之嶠又煩諏度來此大江之東綽著外庸趣歸

中直某在士林久叨於宏茫瞻使節異親於末光惟往秋聞分篆以出
司已計日候揚旌之入境固知望白玉署而少卻是必爲朱徽公而一
來無何問俗遽輟於軒車乃訊校文有資於衡鑿未見善人得見君子
尚切私心惟可大受不可小知斯爲慰望祗飲吳郡水恨挽鄧公之不
來幸種玄都花還在劉郎之去後神靈訶殿南斗亦避文星嶺嶠炎蒸
西山致有爽氣謹傳騎竹亟起扶藜集衿佩以群趨撤檐帷而快覩修
辭以贊事小夫竿櫓之爲恭仰首以瞻見大巫神氣而已索人爲嗤黠
鬼更揶揄夢筆江淹頓焉才思盡矣笑人鄧禹爲爾聲氣寂然惟是強
顏倘蒙流盼其諸悃悞罔究敷陳

謝徐則山增紫陽月廩啓

曹弘齋

伏以梁炊夢斷可能糊口於四方萍水春回不待折腰而五斗見聞爲
疎被受知慙共惟路教翰學清氣玉山太宗棋枰魏公之芴故在還乃
祖風子幼之文最佳源于外氏九萬鯤鵬而天路一雙龜鶴以璜宮春

容講篇深挾先儒之旨縱橫筆陣盡降餘子之心方鼎新革故以尊明
倫之瞻亟養老欽賢以奉揚庭之意事關風教光照雲山已分蕉鹿之
成空忽似轍魚之得沫接也以禮受之矣寧須通乞米之書無所用心
難矣哉尚堪爲炳燭之學是名補塞敢昧依

謝唐長孺和元日十詩啓

曹弘齋

伏以不類而詩已分曹墻之短倚歌而和忽驚唐律之工况侑專書具
陳世契賜誠出於望表感固溢于情涯共惟某官遙胄比陽高流練水
六典家學尊翁之臞似梅大雅宗風仙人之謫姓李認自滌生之種知
爲梁棟之材閃倏萍雲逡巡角弁別三日刮目相待故非吳下之蒙讀
萬卷下筆有神一似少陵之甫慨此江空而歲晚居然色正以芒寒尚
念吾衰猶爲父黨飛鳴之遺泥爪迹雖陳驪駒之起霜蹄脩程自駛
何許得永元之賦於焉酒賡載之題泉不擇地而流諒同遊戲玉乃無
脛而至奚以稱蒙旣昭佩歲寒之古心且穩挹天葩之奇馥十重斯襲

萬謝爲宜其不恨數奇頗憐才盡無青玉南金之報姑循駢儷之章有
風泉雲壑之逢定究輪囷之蘊

賀胡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存菴

恭審命頒省闈位正儒宮芹泮生香獨爲守禮義之國否壇振變夏必
去父母之邦龍象遶開鳧魚機變竊以天下道爲最大渙若日星古人
學必有師歸然山斗矧表儀乎學校尤關繫於綱常能百川迴強瀾韓
愈始無漸於博士徒清夜動春酌鄭虔亦奚取於廣文就茲去取之是
在左右也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多奇峯寄卷滿懷之樂
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南燈火夜尚
讀書伯魚常自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於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繡斧行
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裔喜有聞孫敬攀孔席
之春風希沛周庠之化兩狐狸號歙鱗舞宮墻方心於群陰虎鳳躍蛟
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滃以雲蒸觀聽維新

氛埃一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過計
觀人物厭耆舊如家雞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芻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
不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
放有時而收大學中庸發知行之底蘊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工夫溯周
程有繼往聖之功會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之日月庶幾回
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日周公仲尼之道咸使北方以推
尊他時玄齡如晦之勳端自河汾而選出願與晚節式副輿情其徒有
斐狂不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浮名惟
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
他人不如同姓公毋首宿盤之吟得賢能立太平將從薇花省之召其
諸依嚮罔既敷宣

上陳定宇先生啓

金伯明

伏以學必有師未傳道而解感賢則希聖思入室而升堂蓋將欲滌性

理之源流豈徒專習科舉之事業玉必琢而成器木須揉而中輪物且如斯人胡不爾竊有請也能勿誨乎恭惟某人學究天人名董宇宙二帝三王之道融會於心一聖九賢之書貫通其旨學不厭而教不倦折中矩而周中規行濟南伏生之年地行不老高必室山人之價天爵自榮昔嘗取重於鄉閭後乃宏開於家塾廣納四方之學子樂育天下之英才著述流行施君子之教雨董陶漸染偃小人之德風如某者雖以至愚亦幸私淑切瞻山斗恨樂石之未承每對燈牕喜詩書之竊誦秋風槐棘托交高第之二三浙水舟蓬共講斯文之萬一亟欲拜於文席庶少見於寸誠羈絆百端稽顙數月輒抱競辰之課上滓耀星之芒疾在膏肓藥惟求於瞑眩心同蹊徑第有賴於開通生我者父成我者師敢冀傳於心法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尚勉竭於吾才眷戀之懷數言罔既謹奉啓事恭請席下以陳伏惟尊慈俯垂鑒納

謝昌學士撰陳定宇先生墓銘啓

倪道川

伏以學師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韓公豐碑有耀存亡均感遠邇咸稱竊聞心無古今跡有隱顯故雖心平古學豈能使今人之悉知蓋由跡本隱居正須待顯者之提撥况在深山之寒士尤資名世之鉅儒伯牙鼓琴非鍾子期之聽而孰察左思作賦必皇甫謐之序而始傳固宜奏流水之音因可貴洛陽之紙斯僅長於一技尤不泯於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實竭終身之力耕經獵史人皆推後進之範模著書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雖已流傳而刊布孰能特達而品題恐嘉禾稊稗之同生則美玉砥礪其曷辨既歿世不無遺恨在嗣子未獲良圖遂集同門博詢誌墓此下元作分謂才能若昌黎伯善為銘且聞僉謂蘇長公之在宋不輕泛於銘文又謂柳公權之居唐尤貴重其書字此文亦揭公書是惟具美獨在我公批下元作乃越千里以慨許朱敬輿改乃憑良友之遠行特走京師而像請此蓋伏遇監丞學士曼碩先生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衣褒燦若分輝於五緯片言鼎重粹乎致意於諸經此下味破扶雲

漢以成章驅波濤而入筆遂託萬鈞之力特榮一介之微不諛匪劉義之敢譏無愧豈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幽光未傳不朽其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還家之鶴謝誠率爾璧諸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懷慙未果詣門而展敬其為感佩莫究敷陳

答樞判汪公同請主商山義學啓

趙東山

伏以學由建興文右武之時士以禮羅折簡捐書之日靖惟寡陋過欲稱揚恭惟某官雅望人歸雄資天賦持節有光於書繡鎮重三吳過家無間於春暉堂高四友拯鄉邦於既溺慨學校之久隳當傷痍汨亂思重叙於彝倫况板蕩助勦既克全於我里事有至難而濟之若易時非所急而斷以弗疑招學士於駭散之餘爰中國而受室求亡書於煨燼之末雖一卷而立師謂悔菴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風猷不遠當及典刑之未墜庶幾文獻之足徵苟至德要言能恪遵於先止則良才善俗庶可見於清時豈期束帛之將不棄遺篋之舊自非高誼

批於陳人某樸學無成半生多難疾病之餘於皮膚亂離久廢於簡編慚始隗以何堪念依留之有自受殍及壁敢逃越雪之譏充棟汗牛奚取到書之謬尚圖良晤以究欲言

上梁文

秋崖新居上梁文

方秋崖

折腰五斗米未寒鷓鴣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然小築雅矣倦游秋崖老子本自犁鋤誤親筆規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趨文石之班君玉頗說其能詩每與儒臣之選政爾細書於冊府誰令管書於軍門如彼同僚可羞噲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袖而拂天星攜束書而臥雲壑百十年相公牌下久矣寂寥數月聞工部眼前愁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靈識秋崖此意太虛為室明月為燭未問康廬主人答爾工師聽予謠頌

拋梁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華雪松供夜話碑爐石鼎煮春風

拋梁西彌勒回龕石路低自拖長庚吟皓月曾經太乙照青藜
拋梁南白石尖如白玉簪小小浣花工都屋燕吹綠相公潭
拋梁北政與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舊梅消息
拋梁上心與太虛同一樣良辰樂事大難并明月清風無盡藏
拋梁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布機底須忙耕雨烏犍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舒長早非晚菘不欠園官菜把左花右
竹兼添工部草堂牛衣之暖難忘蟻甍之春易孰物外乾坤廣大習中
星斗光芒

樂斯拋磚文

江雪紅

伏以竝上之雪飛六月既因以爲遊跡之區草頭之露墮一朝豈可無
歲骸之所非云早計實是長圖雪紅主人賦性甚疎曹時不偶冉其老
矣尚嗟爲魚而蠹書君將終焉其欲効梓器而成陶治亦進亂亦進元無
世之才歌於斯哭於斯儘了浮生之事土規三尺磚捲一蓬生無益

人宜自取不食之地死便埋我更何煩荷鋪之夫既非是天啓滕公佳
城亦何用自爲司馬石槨鬼以其歸之謂誰能分晨暝燕雀蝙蝠之是
非葬也者藏之云曾何計上下烏爲蟻蟻之子奪爰舉拋磚勝典式煩
振木長歌

東 賜昕山頂彩霞濃曉日初升開萬象山城佳氣鬱葱葱
西 華蓋蒼屏迤邐低屈曲盤旋儀彩鳳回頭自理羽毛齊
南 銀河瀉瀑落潺湲起翔鸞衝碧落望中雙翮影穆穆
北 門外峰回雙馬匹固知曾亦到堦除石上留痕深足跡
上 出嶂穿心山展樣莫將微倚便爲偏後有好峰來擁仗
下 明堂儘自容車馬他日歸來展墓人或有紆金拖紫者
右伏願拋磚之後神爲守護入自平安落木無邊長江不盡坐閱天機
之自然前山可數後騎勿驅固知此老之未死眷焉茲土雖百歲之後
復化鶴以來歸樂哉斯丘儘暇日之間必領客而吟嘯或表貞曜先生

之墓且我石湖處士之詩

徽州府儒學大成殿上梁文

唐筠軒

伏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司徒掌邦之教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孔子爲聖之時巍巍號帝王之師浩浩配天地之大睠茲新安藩屏之國是爲文公父母之鄉宗廟百官大備其邊豆有踐之禮宮墻數仞河塵於風雨震凌之秋南渡始創經二百年前守增修又三四老惟聲教漸被於承平之日適事會將迎於起仆之機齧齧掃除良工踴躍恭惟嘉議賢侯太守作民師帥爲國著龜樂育游歌學子遂菁莪之詠躬先勸相蒿師來楠梓之材勇猛承當非常事業載惟廣文靜遠博士甫里苗裔東吳儒英掣電奔霆立諾不停於頃刻揮金如土成功豈讓於他人光前絕後繼於浮溪金舊圖新書于樂右執斧者右執鋸者左方勤指使之勞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甚使觀瞻之侈合棟楠棟梁而山積兼治陶甄甃以雲屯儼臨七十子於前楹遠續三千歲之正統蓋文王旣沒

寧不在茲乎自生民以來實所未有也匪兕何則於吾道鳳兮宜復於東周斯人庶知鄒魯之風來者不忘河洛之績昭昭乎王者之服袞冕有嚴潭潭乎聖天之居溪山巨鎮間架旁增於殿陛規模遠獻於坪圖玉振金聲拱簇大成之雅奏春祠秋享祗言惟德之馨香老景司祥虹梁肇舉默助神明之力式聞輪奐之歌

拋梁東赫日當天聖教同鷹爪水分趨歛浦花屏山遠護儒宮

拋梁西簷牙上與斗杓齊郭東門外瞻奇穎鄉黨篇中記執圭

拋梁南香火專祠祀晦菴濂洛具傳元的的紫陽高聳尚潭潭

拋梁北九五乾剛奠皇極車書混一古來無禮樂薰陶民作則

拋梁上萬里青天堪仰望文昌星色正分明水屬聖師尊素王

拋梁下孰使乾坤長不夜道心炳煥如日星文運流行貫華夏

右伏願上梁之後經學通明士志高上直知實踐由仁義以正人心立孝移忠卑功利而崇王道體認賢侯之勸學懷思郡博之輸資罔極恩

深追慕綏來動和之妙化行俗美不變風聲氣習之殊伏一增景榮賢良輩出兆民賴而一人有慶大道行而天下爲公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之山川來群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蓋吾儒之一脉自羲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塗如功利如記誦詞章乏道德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之最高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統之有宗會是有原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垂中天之極而星拱子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茲文獻之盛本文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步從兩山之間

紉此亦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花須斂於秋實天光半啟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好倘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真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要高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收斂放心要通今而不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固愨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奧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橫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載如今皂蓋朱轡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顏白髮極知簿書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付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群彥於焉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爲尋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捐於膏田扁額不忘於鼻祖尊經爲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一株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流探其原探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爲堂旁爲齋高爲亭深爲室傲武夷築

室之規溪演迤以齋澄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廈能容多士第一等
好事肯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黃卷豈獨抱遺經而究
終始俱期繼絕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兼乾坤元氣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群書探闡與明明萬象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虛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立為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參太極

上 詩文為末經為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光萬丈

下 玉歸磨琢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深衣大帶以徐趨言準繩行規
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棟楠大棟梁收學問之奇功而歸一原提文
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予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予以佐萬國一統無
窮之基

卷四十三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四

碑

信州二堂碑

汪龍溪

甲集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
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
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政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
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
篋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
不戒如吾民何卽斥金帛募士增陣浚塹脩戰關具按蹊險所通者二
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
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浙東軍張
甚頃之焚發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
於是繚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

文彙

戮力結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眾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糧益斂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禪替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乃築室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

或曰且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扭于故常曰吾知海內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選悞詩張筆為完軀無事之計視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願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關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信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眾當是時竝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錐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歌曰
惟帝與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於于不平有不能

訓嘯呼以驚奮厥端煥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答矯矯禁旅統之
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國予其汝褒在
列咸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肇衆爲不聞曰此獬者
吾疆懼紛乃理隍壁乃東選鋒爰按走集嚴兵待攻賊屢闌境引師環
之一遇擊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
俞哉唯女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乃作華屋聳
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眉客粥粥
間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玷於墊危士曰君
材維試之効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
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按愈源人舉

太傅廬陵謝文靖公碑

程北山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十月陷壽春又陷
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督石冠軍將軍玄輔國將軍琰等帥

師距之而衛將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總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肥
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金城車駕遂幸金城
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
勢張甚上下懷懼不自保大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
稚之憂方是時無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
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畫一二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泰山用
能以八萬之師殄百萬之寇如石投燬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祁奚內
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勳蕭何舉宗從軍蓋以杜疑問之萌未有一舉
三親而不自以爲嫌一門三帥而人不忌其秦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
公之功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父諱哀故太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
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沈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
器益以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立聲悠然有終焉之志司徒

府揚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爲司馬尋爲吳興太守辭一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關中書事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苻堅敗進拜太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百羊前日苻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畧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爲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州諸軍事假黃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一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

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殿公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慰勞還公京師疾遽篤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日賜東園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謚曰文靖粵其申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錄肥水之勳更封廬陵郡公既寤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沒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與不迎不隨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託命於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桓溫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溫來赴葬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大臣將殺二公遂遣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所出公既見溫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溫曰某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誠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揆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則有子曰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為征虜將軍望蔡公孫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隄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力能負之其力維何非賁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幡然赴之不迂不違因理王度不吾不尸有暴如温有寇如堅處之談笑大沮以顛覃覃鎬京延首思復六合垂一斯人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

城釋權夫位盡室以行須此畧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西州

之門有乞其壻斯人永懷有救公公功功匪居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

風不渝按金陵志謝太傅墓前有白碑無字相傳以為高難名也北山此文豈擬而作之者邪

林寧顏公山碑

羅鄧州

顏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嘗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曲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常較一月馮高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迤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舊云山在慈南九十里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穴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穴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墾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

上愈高愈峻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於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遊者未嘗携脯醢而有時於龍者義不擊鮮於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其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及其請於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麩代牲人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龍池嗜欲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為鯉未知其為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群兒中以顏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文如此山舊無公像建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公誌公亦非必

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洲僧伽之像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僣釋之問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部郎高郵吳升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坐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今年過七十不少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未權寓焉亦登第於是權之姪申及其從姪况傲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歲入太學况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姑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輿正在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邪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羨此群龍嗟龍之德與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蟲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

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豐曰誰命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即此山中恣然而來尚其或逢

歙黃墩程忠壯公廟碑

羅鄂州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嚙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孳臨陣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隨官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因以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

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祈報常八十餘社於是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像以棲神設牀以安像非棟宇無以拒旁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祠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廢於時為稱乃以其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利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及我者且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未足防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知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鐘鳴魏氏以從大纓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起赴儀同義烈

兩出節并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安曰容冠劍侑旁儼如在宮員
在于鄉壇壇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
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與慨思昔賢廟食是祿古今異時器非豆
登虛設壇陸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又
則替我父益嚴坎其擊鼓黃宇之下牲升于堂樂作于廡以齊以肅以
拜以俯我公比隣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
配食一代有污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
石維廟之始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羅鄂州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
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
甲申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賜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
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擇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

餘年願來爲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
里有黃鶴山州人之墓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金身身
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
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
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
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其則侵尋於非
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爲忍至於殺人以求之璧嘉當書
在走被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
失身喪偶亂倫滅類亦何可勝數而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
倍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
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
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

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鬼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適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覲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亦又出於詩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召南正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二歲常詔有司崇古立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

自終况為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几平居脩飭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開化龍山顯祐廟碑及陶令祠堂記

開化龍山顯祐廟碑

方烏山

程之先有大功於趙國朝聖神傳緒無極究厥所元微夫人力不及是於是廟於絳嘗誠信侯自元豐始有曰靈洗者仕梁為相國諡忠壯墓祠于欽邦人神之於是廟于黃墩賜號世忠自嘉定始淳祐二年七月詔衢州開化縣立程叢將之廟于龍山額曰顯祐從其邦人之請也按程譜曰叢將諱旭字明甫國初人誠信忠壯之裔嘗出畝而遇虎騎以歸呼家人語之曰吾死當為明神後葬龍山歲適苦旱見夢父老曰吾為祈於帝得旨矣厥明早雨歲以大熟自是鄉有困厄必禱于墓疫癘而飲土以愈寇盜而見旗以捕蝗飛而倏滅苗稿而復甦此其靈響之大畧也聞諸典禮有功於民則祀能捍患禦災則祀謂忠臣烈士

也自遙平瞽史之說起蜿蜒虺蜴之微皆加以像設豕蹄卮酒之奉率
寄之禍福詭異誣聖浮怪天經朝家徒以民故影響附會隨其建請而
加封崇焉於是禮典厓而民志亂矣若神之世牒有功於開國之先神
之英靈肇跡於建國之時與國同一氣脉則為國捍患禦災予以延續
民命萬年無疆列聖在天克有九有之師神其與饗之巍然廟食三方
相望豈他祀比哉都顯號極封品其誰曰不宜乃為祀神之歌以侑牲
俎焉其詞曰

猗鼻祖兮造皇基微一孩兮蘊而倍之歷千餘年兮始大分玉葉兮金
枝宋靈德兮在天伯休父兮裔亦綿血食兮宜與饗况軒冕兮蟬聯偉
爾孫兮特起將虎頭兮鞭虎之尾虎逝焉兮安歸儼英烈兮已不死願
力重兮遊帝居請于帝兮願為國邪匪邪國兮民實司命凶禍沴災兮
其甦也兮扁倉神旗指兮蚩尤遁藏厲鬼兮避三舍何憂畏兮旱蝗
渺晉絳兮明封六龍移御兮東南為宮祖拱扈兮踔所孫率職兮焉從

欽懼兮近口歸雙廟兮雄峙與國兮同休未相我民兮自今以始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

甲集

碑

婺源朱塘晦菴亭祠堂碑

許山屋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既泐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九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局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

然當時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爲己爲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爲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爲仕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爲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傲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克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爲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

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昔吾夢兮斯境羗一笑兮徜徉宜爲亭兮水上以領畧兮風光去兮幾何季子

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黃龍孫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鄉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髮鬢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

晉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方虛谷

東晉元帝肇興江左在位六載三改元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初以周玘爲會稽都尉顧榮爲豫章都尉分兵定東土新定東陽信安等六郡既平以鎮東軍謀襄州刺史程公諱元譚爲假持節新安太守大興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民愛懷之受代請留竟不得去卒於郡永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驛路之旁歛之程氏自此始墓前有雙石人至今無恙土人因名其地曰雙石程氏自黃唐三代迄于漢魏世有名人蕃衍碩大而居于泔水者最盛故天下之程皆出於廣平歛之程氏號黃歛程自泔水徙東晉而後歛程氏又獨盛於天下蕭梁時有儀

同忠壯公靈洗以武動顯南史有傳太守十三世孫也至唐有檢校御史中丞都使公湮檢校祭酒嚴將公洵兄弟八房愈盛碩茂又忠壯公十三世孫也都使嚴將兩房居休寧以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學士贈少師必為嘉定寶慶名詞臣有洛水集行於世嘗按古跡得太守雙石之墓獲視之四世矣大德改元丁酉秋嚴將房十三世孫深甫歸自北方汛掃以口先塋上及忠壯墓而太守雙石之墓卒難物色或者偽為契券相貿易矣訪求久之風雨不輟冬十二月十有七日始至其地求墓道弗能得越十日賴毗隣父老於深雪中微得其處又十日過其處見浮土覆雙石上麥苗芄芄然深甫以金幣贖之乃會集親賓剗除耕植自晉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十七年晉新安賢太守神道始復歸於程氏噫嘻豈不偉哉雙石既歸而深甫宗人崧克紹銳意樹表作祠且給守塚者食極其心力用成深甫之志仰嘗思之古之葬者歲而已矣自有棺槨以來一抔之土愈富貴者愈不能保其歲曲阜孔林

以聖人而後能久吾歎雖小有古墓四回之先方氏仙翁墓在歙之東鄉後割為睦邑在今淳安縣學前自漢至今忠烈廟汪王墓在今郡北七里雲嵐橋自隋唐迄今然皆不若程氏有晉太守墓又有梁忠壯公墓居古跡之二而深甫於茲不惟能克復其先墓又能輯睦其宗而禮遇之凡程姓者不問其為閣學邁之後尚書大昌之後丞相元鳳之後一切與進飲食教載無踈遠卑賤之分則何其用心之篤實忠厚至此極也哉是皆可書以為後來為人裔孫者之勸故特為之書

洛西書院碑

程文憲公

洛水出京北護舉山東流至熊耳禹導之又東至今河南永寧之長淵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為洛西韓嶽烏喙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巉峽鹿跡鳳翼諸峯擁其後國初賈尚書損之辛徵君愿元員外好問楊轉運與陳參議廣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間下邳庸齋薛先生玄繼至風教大行弦誦之聲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蜀

牧諸老既謝薛公云沒學者儀儀莫知攸歸公之家嗣翰林直學士友
諒思續前志式承遺則割歲入之奇做書院之制爰建義塾用迪教事
乃經乃營甫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陞有崇像設有嚴下則師承有
養講肄有序學者彬彬粲然復興又購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
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養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聞陝義塾爲洛
西書院五賢堂爲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從集賢
大學士陳顥之請詔翰林學士承旨劉賡書其額以賜於是山川澄鮮
日星浮動神珮翔舞雅嗟歎若神龜之文始出熊耳之源載滌若諸
儒先復生而親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
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爲之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備矣而學者闊踈
聖人之道寢遠寢微何哉人情役於所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
能制者皇上踐阼赫然發憤誕修聖人之政廣厲學官之路將俾闕里
之俗達於海表矧河洛奧區乎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薛公以郡教

授爲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餉運轉運使尋謝病講學洛西中統中王文
統用事以平陽太原宣撫使召不起以河南提舉學校官印綬即家授
之亦不拜著易中庸解皇極經世圖聖賢心學編諸書以終友諒居官
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請陞周程諸儒從祀孔子既建
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淵之上以箕子配薛氏之學可識已書院之成
撫洪範語名其堂曰彝訓東西序四齋曰好德遵道叙倫明義尊洛書
所自出也嗚呼是五者聖人所以建皇極參天地立民命於斯者可徒
以決科射策爲學哉友諒既多上賜屬刻辭于詞臣某謹作詩曰
遵彼洛汭瞻言禹跡洋洋其淵其泚湜湜九源既滌九法攸錫於皇時
命作我民極惟極之建哲王所務惟建之艱惟教之懼譬彼流水必東
具注溼之汨之洪流四鶩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轍環天下我心憂傷孟
氏無言予墨子楊倬矣周程爛兮景光我皇聿與天地與伴時夏輅殷
樂虞夏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孔休人遠言存誰續誰

嗣詞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宮于洛之里教之食之丞我髦士大臣
上言天子命之其名孔嘉惟其稱之彼愚彼頑此矻訂之永協于極神
其聽之

婺源州新建韋齋先生專祠口碑

江順德

朱文公於婺源猶孔子之於魯也孔子沒而異端熾經籍熄道之不明
不行其矣然孔之宅在魯壞之而不壞者唐虞夏商周之道統寓焉千
五百載而下吾朱子得有所據著書立言以惠後學帝王之道由是以
明國初左承魯齋許公首得四書而表敬之朱子之道學由是大明廷
祐初聖天子崇尚經術以鄉舉里選取士一是以朱子為宗於是二帝
三王之道靡所不明靡所不行朱子之功大矣前吏部韋齋先生於文
公為父於鄉土為師夫何文公沒未百年祖壘之隸鄉都者夫人得而
侵之韋齋故宅在婺源燬於火析為民舍幸以韋齋之名其井者不改
不啻淵乎其甘文公之子孫歷告有司州里不以道脉與念更四政而

不克復士君子之心為何如今知州干侯文傳下車公牒交至公稽首
曰其承朱子之學辱來是邦朱子先廬祖壘之當復其何敢不肅且聞
宋太守韓公補建書院於紫陽前江東道按察使盧公摯前縣尹汪公
元主建書院於婺源俱事文公以專祠尚淹韋齋於羣祀子不先父食
禮得無歉乎乃集諸老覈韋齋之故址議韋齋以專祠聞風服義願歸
舊疆者不令而行汪君景周以前令尹之孫起鄉祠之念慨捐已帑資
以遷復故地從其履為步若干鳩工構祠庭室門廡楹若干買田以給
祠事為畝若干經始於元統甲戌月日告成於乙亥月日其為祠也北
枕州市南面重岡周其垣以屬于門盡官地以拓其衢升斯庭也眺仰
之間川流山峙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昭著書院祖壘相繼以復一總
諸祠偉矣惟邦君干侯得奉宣之要務汪君景周襲故武之當為道所
以明所以行又如此文公而神遊乎鄉土寧不為之憮然邪漢文翁卓
為循史傳首者起學宮招子弟除更徭爾今干侯為州吏民畏服用及

期年治績已著而顛悴之民所望於侯者又寧止於此哉刻石篆記固
有大手筆在然見而知者未若吾徒之悉大道之行故老彫謝後死者
何幸身親見之不揆昏耄僭述輿誦以爲口碑云

婺源三梧鎮汪端公祠堂碑

汪文節公

婺源芙蓉嶺之東麓古有三梧鎮鎮立汪端公祠公歛著姓越國公十
三世孫也唐季公父以兵馬使守婺源公其次子分戍三梧逆巢肆虐
所在爲盜區公以勲臣子膽勇過人練兵擊賊捍禦捕莫敢闖境衆
賴以安自中和迄景福歷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既沒鎮人追思不忘構祠報祀署曰端公從官稱也凡兵戎
雨暘疵癘之虞被社免焉宋至道中歐陽文忠公行部數過有感植雙
杉誌之繕葺惟謹鄉先達王公汝舟王公炎江公事天皆有記澤民之
先環球使君於公爲凡居五鎮兄弟墓俱在大田昭穆有譜甚詳至正
戊丁冬展墓會宗道三梧憩鱗溪峯巒列秀岡阜四合繁以流泉衍以

膏壤族處豐裕文獻可徵祠當巖險之口負坎面離萃奇畜靈敬饗宣
廷宜矣公裔孫神秀寄跡浮屠氏取資於醫孜孜根本倡出緡錢借族
之人新之明年巳丑十月工告畢工棟宇深廣靈栖允寧衆割田若干
畝以奉蒸嘗而某夙夜董役効勞德本具石徵記田之區畔勒諸石後
用垂永久澤民群從子姓也曷敢以無文讓乎先王之制祭法有五公
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功德在民鄉里祠之子孫保之宜在祀典惜乎當
時無能陳其忠烈錫命爵號闕焉顧位卑職微不能信既往之壘塞材
薄辭鄙復無以發不朽之幽潛祇自而焉爾雖然歷唐迄宋遺黎遐壤
悉歸職方其聞家顯胄承續不延者有之我汪氏詩書忠孝文武勲庸
彰灼簡牒非前人積累之厚安能致慶若此嘖嘻嗣孫繼今以往尚思
克肖克勵克光克昌廟食百世馮馮翼翼其可以無憾也夫謹述興修
之由系之以詩并刻之具來乘者不書其辭曰

安英烈兮不譽賈吾勇兮無前時孔艱兮兵相挺折衝撲捕兮扮榆以

全流矢墜兮奮威怒沒為神兮靈益著幽冥一理兮永垂休祐枝葉碩
茂兮安樂我土五嶺聳兮鴉峯迎表獨立兮新廟成彼濟祠兮何福之
憑公精忠兮報則未盈鳳笙兮鼗鼓蕙報兮振騰文運昌兮復武靈馨
德兮終古

歙潛口張許二將軍廟碑

程然商

徽州治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歙西三十里曰潛口有張許二
將軍祠莫知其建立所始居民數百家依神以為安水旱疾疫患難之
不期出入謀望必禱焉無不響應每以歲三月二十八日群集祠下割
牲瀝酒張樂薦獻以娛神用答天貺父老相傳其來久矣至正十一年
夏紅巾賊犯郡縣大肆焚掠祠亦隨燬明年賊平逃匿山谷之民咸歸
復業營葺垣屋復建祠故址以接神事之如初潛口之山川本之黃山
盤礴深秀張許二將軍又唐世忠臣守睢陽以抗安史之兵誓死猶為
厲以擊賊其英風義氣凜凜如在宜其流行天地血食萬世豈獨睢陽

有雙廟哉韓文公稱其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
則江淮以南尸而祝之亦其所也况微歙地靈神所憑藉民所歸嚮祭
則受福有必然者祠之復建也某人出錢以倡之里中子弟起而和之
常乞靈於神而客京師者某人率其黨共歸財以助之祠成視舊壯麗
有加將撤伯申述其事請記予素服神之烈又嘉歙人事神之勤故為
書之因繫以樂神之祠三章俾并鏡諸石其詞曰

坎坎鼓潛山下雲為車輪風為馬兩兩霞旌啓前路神之來兮誰敢侮
潛之水鐘鏜鏜瓶香照几鑪吹香蕙殺蘭藉奠桂漿精意翕合神顧享
鐘鼓者絲管奏山川深奇耀華構我民事神無間舊神無我遺錫我福
壽

黟橫岡重修汪王廟碑

汪環谷

古者盛德必百世祀有功於民恒在祭法矧禦災捍患能福其民者乎
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驍勇并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

區宇遣使送款朝廷嘉之授以方牧封之越國是時四海鼎沸群雄蜂起擬數州之士竊名字者不可勝計爭地事城晝夜戰鬥斬艾蒼生若雞草管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俾其境內之民得追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追思其義在在立廟祀之不忘水旱疫癘有禱輒應蓋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我朝申錫王爵徽號八字崇於海濱恩秩寔隆蓋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邀久而不忘也縣橫岡故有廟歲久墮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廡為屋一十六楹棟宇弘麗丹漆輝耀肖像尊嚴軒牖踈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職奠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某世食其入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予文勒諸麗牲之碑乃叙其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列之碑陰詩曰

桃源之山兮黔之水民思神德兮萬世無已廟成奕奕兮有寢有堂

稜畫飛兮丹碧焜煌神之來兮驟兩蚪旌旗若雲兮靈風蕭颯黍稷馨兮芼蘋牲牢肥腩兮沈齊清醇福我壽我兮俾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癘我民報祀兮彌塵被神之澤兮光無垠環谷又為越國公論曰義有所以不為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又前後斬虜囚十五萬其殺人若草菅然王莽以外戚受封制都天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號之他日湯劍社稷傳首宛城天道好還鼎沸髮髮後之詩仁惠義可為來鑒矣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並起各為長雄互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惟越國王公集義於川里遂兼歆言抗陸嬰饒六川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遂天下既定本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為方牧保全始終子姪顯融蓋其仁義救生民之久而義有所不為者也予獨怪唐臣編史於王導劉武周薛安陽等代名之篇而高祖受起兵大原既已私幸晉陽宮人又殺留守薛舉陽都之流直五少笑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書及司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以惡名加之他人亦與吾邦宋子著通鑑綱目凡例起兵以義白瑜婆王薄之類不義而所事未成則書曰兵起凡漢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始未而論之故唐漢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故未而論之故唐漢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祭文

甲集

祭河瀆文

汪龍溪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霄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
 笞群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
 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饑為嘖蹙
 也龜繇萬屯懼朽腹也神寧忍予倦揮沃也虛呵起難費升劑也詔恩
 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露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陸宣公祠堂祭文

程北山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具位程某謹以
 清酌奠殺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償再起
 至于德宗四海瘡痍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而
 贅而浚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蹶盤不治上下無交一夫奮呼魚服

以跳公丁此時為國親臣亂之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又起號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倉皇振憂辱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剛而能濟据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實公故鄉墟里既蕪始揭公像為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為公而歎歎尚饗

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

朱奉使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旣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竟銷雪壑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未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曰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朱獻靖公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篤生至人公甫蒞仕樞木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嚮手攀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耆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勢安危廷議中志有懷必獻曰此平責帝在淮海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適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頤難老永錫執醜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臥遽告易箦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我冥頑多難所嬰避影趨風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嗇之年勲著王室公昇銘章黼黻金石幽室是歲以詔無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帶懷元老天不救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故相趙忠簡公文

汪文定公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阨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

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爲
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清酒之彥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呼嗟此
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幕府忍目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意按史相死宋崖喪過郡公爲文祭之遣三卒相送道出衢州章傑希秦檜意劾公阿附死黨符移訊鞠備收行囊求祭文已付之火事乃寢

歸新安祭奠文

朱文公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所願宗
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陰酒殺之奠惟告
其秉精爽如存尚祈鑒饗

祭告遠祖墓文

朱文公

維年月日遠孫喜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一公制
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
封塋所寄奉守弗虞他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恒籲于有司鄉評亦
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卽事之初敢謝其謹謹告

祭內弟程允夫文

朱文公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弟吉州
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
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
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
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
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痛哉以吾允夫
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邪予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
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允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其卒
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
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張夢錫文

羅鄂州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于文詞周禮春

秋最先賓貢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執罷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着
青衫頗欲出奇命輒不偶平生謹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
靜琴冷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願兄弟
信爲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重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
莫勿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
浪闊將子實來豈吾精神自爲變駭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
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反徐君先沒心雖相許時不待人
解劍墓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
也豈不悲哉

祭張南軒先生文

吳文肅公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言惓惓於君子
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
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其生不肖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

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慟士夫範模國
喪梁棟嗚呼蒼天劫冥元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
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
感感其負薪膝下父去師席啓手身簣痛已無及撫棺執紼尚期有日
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

祭樞密程正惠公文

程端明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氣於兩儀既分
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
一星兮甫再見於黔寧之二邦惟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千蕃于宣兮
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朝貳本兵兮蓋
將登庸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乃弗竟乎半載之明良嗚呼疇
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雲翳兮合兮飛揚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
何祥嗚呼允懷平時譜牒維泰言論所及家國遑遑里社數條謀之孔

臧曰立忠壯之廟徒閉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望年之奇偉兮蓋夢訂
之甚詳曾決待之驗旬兮乃變起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
琅龜之降兮余山之罔意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
以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徒清淚兮
張濤江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汪山泉

惟公符半千間世之運會二五淑氣之中扶吾道之統正斯文之宗當
其登庸之奮也明良相得聲色不動躋乎太平之熙雍及其經綸之倦
也從容引退寵利弗居獨全平坤德之成終是故論其身在黃閣則事
業之光明綸綍之褒寵前拊乎十三相之儔功論其身在綠野則九重
問晉公之安否四夷詢君實之出處乃樂乎十二載之春風雖趣歸再
柄屢紫宸之睠睠而高臥不起寧拂蒼生之顛顛蓋公之位雖極乎槐
棘而守之以謙抑公之貴雖榮乎衮繡而處之以溫恭胡壓棄兮濁世
之秉尚饗

英烈廟告文

錢融堂

遽騎箕尾于天漢之東某幼被私淑長荷悒悒顛頂踵平恩造瀝肝膽
而難窮嗟殄瘁之永痛不勝淚血以哀恫輒陳一觴之酌尚鑒其慘怛
之衷尚饗

維皇宋紹定四年歲在辛卯七月乙酉朔十九日癸卯孝孫芭等謹具
清酌庶饘昭告于勅賜英烈廟二大父之神竊惟非常事業必有非常
之人而後立亦必有非常之文而後顯芭等瑣瑣何能鋪張向在祖孫
有言即伐姑探江東當路書詞之所稱贊者而誦之先世英烈著在人
心天開日明事久論定因廟賜額擬實定名豈徒子孫之私榮抑亦風
教之大幸提刑提舉寶章秘著郎中袁公甫之言也英風偉烈百載如
存虜使之所發揚清廟之所崇獎新安太守開國郎中謝公采伯之言
也散家貲鼓鄉兵水陸並進奮擊酋虜以寡摧衆全護一方百世聞風
爲之興起露章朝奏褒寵夕頒貞足以激頽風作義氣奉使總領都運

侍郎楊公紹雲之言也雖然久整而寔久晦而耀魏魏廟食行且遠封
名列太常功喧寰宇垂休後裔與國無疆而賢使者之德不朽矣可易
忘哉始卜汝灘距族一舍歲時月朔咸謂非便使者從請改卜于淳之
富才棟宇恢弘山川雄抱光明偉特益盛而昌未可量也勅黃裳降廟
像崇成消吉奉安恭伸奠獻尚饗

祭工部侍郎程公元岳文

方虛谷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矣公之所以爲人猶可得而言是嘗處山林
而有臺閣之氣遊場屋而有縉紳之風者乎有衛玠之丰神而不爲西
晉之清曠者乎有黃憲之襟度而不尚東都之崖異者乎孝弟兩全而
內行無遺憾者乎忘怨一視而外交無間言者乎風俗之下久矣落落
者不可與圖合嶢嶢者不可與謀全抑士以此出而不遇也非特風俗
之弊亦氣質之偏有以召之蓋士方奮然欲爲所爲稜角聳撐光芒發
露未形論諫已聞強直之聲未試經綸已見激昂之意於是乎不羈之

謗難御之疑推不去矣然或有鑒於此折而從彼者則未免梏於物
之蔽以枉取直以屈求伸小則熟爛衰頹大則依阿附和利其同已
稍喜之而心鄙之者亦不勝其衆則士亦何便於此由是二人而觀之
與其蔽也寧偏雖然又孰若蔽與偏俱無如我公者哉和風慶雲盪然
春生大圭拱壁渾然天成此上之人所以樂於汲引而下之人所以不
至於旁觀而嚴憚者也一旦爲學省官蹈虎尾拔鯨牙去宰相所不能
去之巨璫諫行身黜浩然賦歸而後天下知公非終於柔者景感之間
騫翔言路霆電擊風拉霜摧怪魅妖魑縮舌破膽昂貴矣未嘗有絲
毫嫖戀名位意未幾丐郡奉親回嘗謂公其稟也粹故人不得以所忌
者病已其學也醇故人不得以所喜者誘已不偏於氣質而又不蔽於
物欲斯近世之人豪也吾意公將爲泰上之九二包天下之荒而回也
亦不選遺豈謂命不可測而變爲離九三鼓缶之歌人物彫殘世道狹
阨公則已矣近乃有一種卑汗淺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氣行之鄉黨而

不敢以直辭正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機險竅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
義膽施之君父頤指氣使足高志揚可以任其僕妾子弟而色厲內存
外強中乾不可以誑天下士大夫嗚呼此等人不死而公乃死邪回賦
姿其贛蒙賞特深說項之言猶存依劉之念永已闔門跽伏聞訃驚號
几筵在陳空言寓奠惟公神英鑒此血忱

祭呂西城文

曹弘齋

嗚呼歎大好山水佳氣磅礴知幾何年巖溪之上始有竹坡西城兩翁
父子一時西城翁生八十一歲矣聰明強健不異五十許人其壽考宜
未艾也而遽止於斯今則已矣音容不可復接而平生大槩猶可得而
言之竹坡翁之入仕也公生已七歲年姿標格蕭灑出塵則公之宜貴
蓋天分之素有而非鄉譽之獨私在宋端嘉號為諸賢之一會公之得
於天者既卓而家庭聞見師友磨切又交發而百資如臺九層穹土弘
基如木百圍碩木蔓枝其文如萬斛之泉其學如五總之龜其清如無

瑕之玉其潤如入室之芝備是四者既已度越諸子而浩然之氣介然
之節不為利害得喪而輒移尊翁我身公也趨庭暮夜余來吾畏四知
替幕湖陰才俊竝馳為霹靂手為出囊雖然是特謂發硯而不見其及
物之施於潛之政牛刀割雞大姓強宗不得以撓吾健而天目之神精
通誠格甘雨連為之應祈發女之戎有崇題輿郡印曾煩於臥護邦人
尚切於去思其最可仰者一時寓公多從橐諫垣之貴而三年公事無
旁蹊左腹之窺然是猶止見其州縣之政而未見其立朝之奇偃月之
堂舞鯨號狸多手者利於由徑畏威者甘於啜醢公為蹇諤不為嚙伊
謂宰相大臣不當築湖山之館謂公田關子必將階後日之危匪但移
書之私責居然抗疏以顯譏彼腹如劍而口如飴連畀竹符之寵輒驚
白簡之隨士大夫識與不識為公咋舌短氣而甘貧肥遯出於天性終
自信而不疑雖然是承平時也而未見其坎壈之易跋扈之詩桑田海
水周宮黍離南柯蟻之王侯夢幻奄忽太行谷之宮稼鬼神護持淡無

長物和以天倪蘭蕙伏于深林芳馨溢于九達或貴爲四輔而願通尚
父鷹揚之譜或威行一道而親灑魯公看壽之詞四海風塵十年林壑
而不害其爲一家之三代一身之怡愉夫然後知吉人之有相知至誠
之動物而忠信篤敬之行先聖之言良不我欺蘭亭之帖薦福之碑有
求輒應雖耄不衰而明道春風之座堯夫花外之車無時懷舊下賤勤
小又幾無一物之可遺年年生日子孫羅列賓客邀嬉簫鼓嘲喧醉舞
屢飲今年此日意其復然曾謂開籠之鴿化爲鳴座之驢入門升堂竟
拜公於靈幃嗚呼哀哉某之視公年晚位卑公折行輩與共襟期一自
戊秋之漕貢幸依飛羽以差池式偕革燕同上蘭闈暨戊辰之塵忝晉
程藝於中書公又察案銀緋委蛇尋主江鄉之會實聯姓字之題是皆
青雲道上之攀附豈但桑梓陰中之棲遲厥既還里尤切倚毗兩地無
一長亭之隔而東閣郎君之姻好又偶爾出乎邢姨音起筵筭報隆瓊
琚按櫛平詩筒響聯兮茲裾不自意失路之仇香環堵之陋室而得此

五馬之貴公當代之人師也公年歲晚途嶮巖老成彫落文獻其誰
幸即溫而聽厲仰抽關而啓迷山頽木壞哲人竟萎嗚呼九月之初嘗
造台堦公倒屣迎款以卮匝翫縷乎文章之教繾綣乎腹心之辭蓋比
年造門蒙愛類如此而此爲迎款之終也自今入門而公安在乎重九
之前公車載脂下顧蓬葦容款屢屢薦僧廬之陪飲忍夕陽之分攜蓋
比年之承訪其謙光如此而此爲公來訪之終也自今欲一見公來可
復得乎天地全人如公是稀有子有孫其慶必餘顧舊感之難忘撫新
愁而孔悲北風慘悽雪涕淋漓已而已而醉此一卮尚饗

祭胡雙湖先生文

陳定宇

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自十家不輕所宗啓
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鶚先生亦然可現家學晦翁著書
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耳之聵大歸其力幾絕韋編附錄纂註海內廣
傳玉齋爲父雙湖爲子啓蒙通釋並傳濟美又以餘力明晦翁詩雖未

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棟
孔子堂言音忽傳有涕其涕嗚呼我侍先生自歲丁酉爾年以來罕得
聚首泰山北斗心常仰懸自京南歸書問屢傳近者秋孟先生賜訪留
僅七日莫淹歸鞅期以秋季為我再來許一月留方賦歸哉僅辱遣賜
一經堂記忽忽奉答尚邀再至十月下旬董君走伴報公捐館臨沒寄
聲欲託以孫來我家塾平生於人諾無敢宿蓋恐來春之官古判尚俟
商畧方報易靈寐漆之諾玆用掛劔表平生好將以薄奠嗚呼先生之
壽垂及古稀先生之書千古昭垂乾坤若毀大易方已名與易俱可無
憾矣吾文不文寫先生心先生如生哀如來歆尚饗

祭曹弘齋先生文

陳定宇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契家姪陳櫟謹以絮鷄
之奠致祭于判簿弘齋先生曹公之靈嗚呼吾郡鉅儒方公萬里疇其
亞之曰曹夫子三百餘年止我曹巷長育涵濡式克有此止齋之文晦

菴之理萬選萬中刃游肯察戊辰高科筮仕方始更早十年明堂祀梓
登期鼎革勾稽而止此何足言言聊爾耳倦仕養親蘭膳嘉旨僅長紫
陽爰淑多士元祐全人無瑕可指方之方公節尤奇偉不為公惜翻為
公喜學者宗師斯文統紀永棟孔堂願何窮已忽乃風傳公疾不起驚
呼失聲吾願已矣年開九泰壽算誰比孫枝六人家聲演迤立言不朽
名垂千祀知足不辱公無憾只櫟也仰公矧自稚齒四十有五始獲望
履一見賞識極辭褒美昔人每恨無一知己知已有公一焉已侈奉書
必答答書盈几僅僅去年踈奉尺紙一再留劄踈此之以念欲哭公香
裊一縷羈繫未前愧汗如洗除喪來前越人可耻徐稚絮鷄誠哀其菲
公平如生奠觴斯舉嗚呼尚饗

祭鄭師山先生文

朱鳳林

朱鳳林

歲屠維大淵獻兮白南斗之初躔鄭先生墓廟嶺兮在既歿之二年來
會奠而侍事兮老契生金震祖半牲厠子苞削兮清酒酌平墳土曰人

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賢先生
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大鳴警早後覺紛世榮與
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
用兮晚幣聘焉奚補國魚爛而焚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大暴政
兮第弗振於宴安材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弊於貪幾倘改轅而易絃
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亟趨召以前邁
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
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予之貯情
兮致逮捕之紛紜豈予身之憚殃兮尚解繫夫親隣昔禪寂以緘辭兮
今涅槃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
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書兮弗頑廉而懦立主兩間而不作兮
死吉壤之是歸介弟故平治命兮知鬼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
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公一歲兮公吾

考之所尊治先人之喪葬兮隔生死而情彌敦歷頻年之患難兮雖異
縣如千里不能相從以終老兮負相期之意氣今茲會葬者幾人兮知
老生之獨悲篤苦心而致辭兮尚飲食而聽之

祭婺源汪王廟文 代總制王克恭 奉使汪廣洋作

趙東山

惟王鄞山之英黜水之靈生為人豪歿為神明保障六州不為已榮識
機慕化克全民生廟祀邈綿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孫千億足以彰其
惠愛之誠回視當時如世克建德輩不知天命困猶力爭殘民毒衆卒
為頑冥飄風游塵徒汗汗青昔王生存嘗以殄寇道出星源邑人留像
千載猶傳則夫一時六郡之內蒙其福澤者又豈可名言也哉克恭欽
承 朝命來鎮于茲撫軍宇民匪神曷依廣洋世遷高郵奉
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唯王誕辰實在茲日虔率官僚即祀廟宅
薄奠斯陳神其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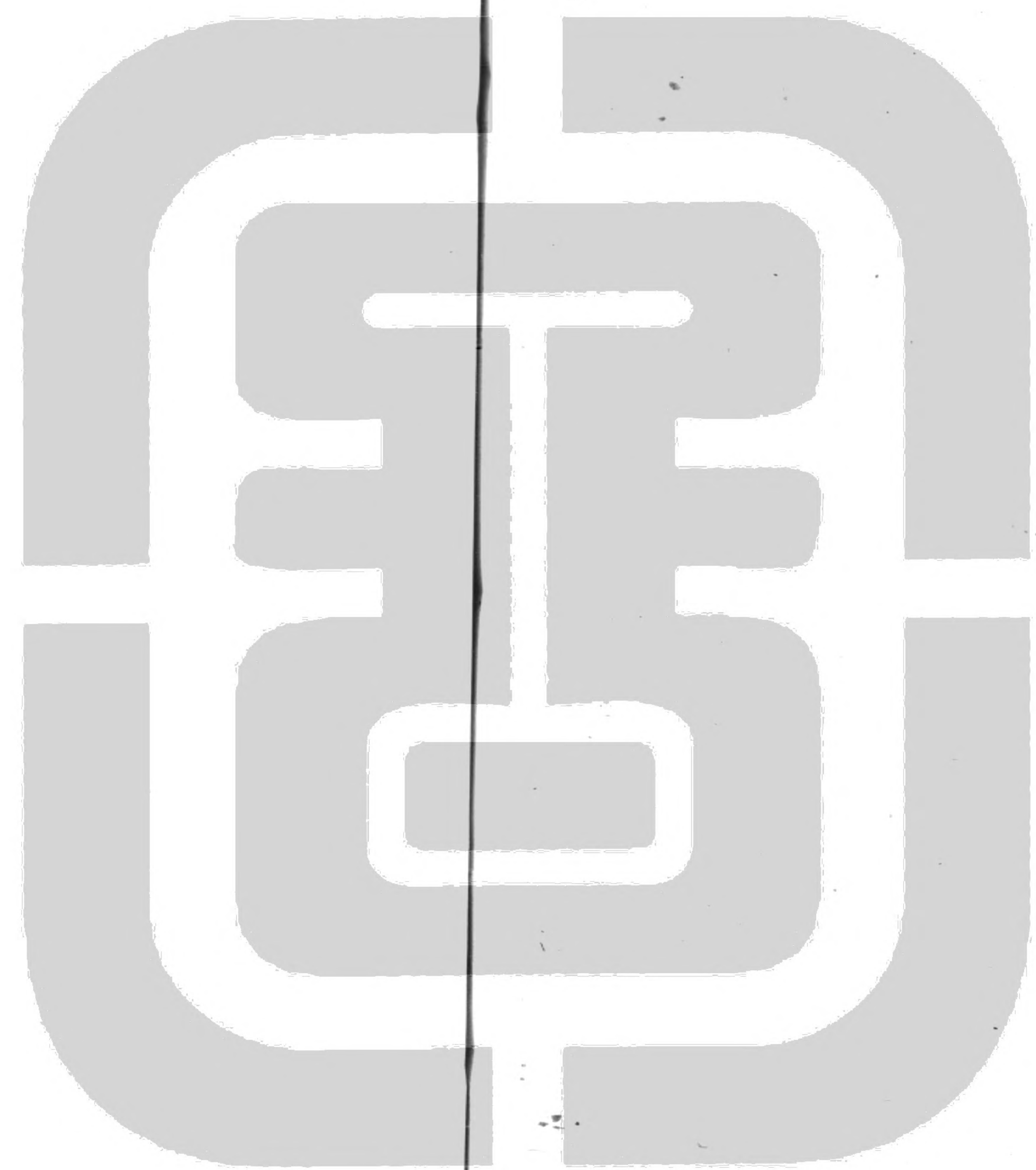
祭學士朱允升先生文

黃後圃

諸生黃樞等謹以香茶酒果之奠百拜致祭于先師翰林侍講學士隆
隱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聰明卓絕天下之人皆知之大而天人之
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闡奧妙析毫釐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
取六經與百氏之書籍悉標題而旁注使後生小子一讀則了然而無
疑是以螢牕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聖賢之學直有功於百世
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則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起也遽
遭奇運之流離然維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顧退修之
志終固辭而歸理平青囊之秘奇不立產業如疏太傅之說不入城府
如龐德公之爲先生之業不但爲一時之矜式真可作百世之宗師俾
當世之士勢燄薰天聞此令終於牖下亦欽羨於歔歔特可共恨者晨
星霜木骨老殆盡忻懷領袖晚進疇依不肖弟兄以先君託斯文之契
五十餘載故懶鈍之質俱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適於疾於先
生門下雖慢而心不違客歲之臘忽言首之驚聽義當奔哭適丁家

禍於據藜今茲之來也惟梅花初月洲思山悲先生之音容適平其不
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淚之交頤尊鬼不昧鑒此片私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六甲卷四六

十一

吳

五

